



瑯環記

全

奎

僧 5
608
1-1



門 4 曾 5
號 603
卷 1-1



瑯環記卷上

元 伊世珍 席夫 輯

張茂先博學強記嘗為建安從事游于洞宮遇一人于塗問華曰君讀書幾何華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内書蓋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華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巖峩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人曰此歷



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奇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二犬守之。華問故，答曰：此皆玉京紫微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祕籍。指二犬曰：此龜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丘、檮杌、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悅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瑯嬛福地也。華甫出門，忽然自閉。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蘿，繞

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瑯環中所得。帝使削去，可惜也。玄觀手抄

大曆中，有人獨行到鳳凰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和而歌。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寒鎖難成夢，那得同衾共繡床。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織阿斂，照窓風起，漸覺霜寒逼玉床。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曰：

愁聽黃鸝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驚。窗前總有花
牋紙。難寄妾心字。上明和曰。遙知把筆怯禽聲。密
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牋傳不盡。幽情含處已分
明。又歌曰。寂靜璇閨度歲年。並頭蓮葉又如錢。愁
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共枕眠。和曰。愁多四月
一系烟。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和曰。
明月夜遲眠。又歌曰。臥病匡床香屢添。夜深猶有

疑囊無字倒錯

寒燈未滅。夜愁添。輕帳低垂。薄似烟。忘却閨中病
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迫而視之。乃二
獸焉。一類猪而体特高。蔚有文彩。一類鼈而小。徧
体純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往
觀之。寂然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策。幾
毀。文不可辨。惟首隸書。地出梓桐。偽失厥象。邛去
立言。灌平獲誦。千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勿用。筆
冠日翰三十二字。誠齋雜記。

昔有姜氏與鄰人文曹通殷勤。文曹以百鍊水晶針一函遺姜氏。姜氏啓履箱取連理線貫雙針結同心花以答之。故定情篇曰素縷連雙針。謝氏詩人謂步搖為女髻非也。蓋以銀系宛轉屈曲作花枝挿髻後隨步輒搖以增媚媚故曰步搖。採蘭雜如意者昔有貧士多玄善陰德。旁及鳥獸而菽水不贍。忽過一道士遺以一物謂之如意曰汝隲功感神故以相與勿輕用也。凡心有所欲一奉之頃

隨即如意。雖冬雷夏雪起死延年皆可得之。今商之世有十四年大旱天運自然孰敢有違。汝欲救之當解其半耳。高世果大旱至七年湯乃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于桑林。天忽大雨及數千里其人方私隱元、為之一奉耳。後人倣其制号如意云。採蘭雜志博物志云上芝為車馬故樂府云芝為車。謝氏詩長生上藥有朱洞瓊泉姑射謫女日命蓬華童子。

進九天先生。其泉出檀芽峰內。乃英妃撫長琴歌
怨蘭花。怨蘭花。曲名。其辭曰。人間一別。下視微
茫。蘭花。色在被間房。自寄妾手。懼其芬芳。蘭乎
蘭乎。展不可忘。修真錄

女子吳淑姬未嫁。夫亡。未亡時。晨興。釵面。玉簪墜
地而折。已而夫亡。其父以其少年。欲嫁之。女誓曰。
玉簪重合則嫁。居久之。見士子楊子治。詩諷而悅
之。使侍兒用計。覓得一卷。心動。欲與之合。啓奩視

之。簪已合矣。遂以寄子治。結為夫婦焉。誠齋雜記
真觀。宝高才博學。儀神雋。令而性託夷。簡目不覩
邪色。要其心。固有所待。一日遇僧如公。相之曰。君
相。空泊。取菩薩位。如拾芥耳。第淫根未斷。奈何。觀
宝曰。師言知我勝我。自知若素志。一遂。天下浮華。
不足。弃也。僧曰。世緣一謝。後當見我。與君相別。不
過二十年。後觀宝得祖鳳凰才子佳人指彩照耀。
各相謂曰。素願已畢。誓伉儷終身。及二十年。後復

遇此僧于叢林中。觀室以前愆不能無愧色。僧曰。君勿心愧。是君夙緣。固應及此。及今努力。彼岸非遙。卽說偈曰。世有男女相。此人自分別。以佛視淫慾。如蚊蚋交感。譬如兩木人。分作男女根。設祝能搖動。解衣共喜戲。兩根雖相接。無增亦無滅。以佛視世人。交感誠如是。汝若發菩提。往復如空華。天女本來淨。摩登娑婆第一。今各成正果。淨垢無分別。試使取淨垢。追尋了無得。如何空華相。展轉謂真。

冰紈

實。此是衆生心。汝何固執着。淨垢無差別。卽汝妙明心。觀室言下大悟。禪林實語。一日計曰。沈休文雨夜齋中獨坐。風開竹扉。有一女子携絡系具入門。便坐。風飄細雨如系。女隨風引絡。繹不斷。時亦就口續之。若真系焉。燭未及跋。得數雨起。贈沈曰。此謂冰系。贈君。造以為冰紈。忽不見。沈後織成紈。鮮潔明淨。不異于冰。製扇。當夏日。甫携在手。不搖而自涼。賈氏說林。山曰。冰紈。

季女贈賢夫。以瑪瑙宛轉環。丹山白水宛然在焉。握之而寢則夢入其中。始入甚小。漸進漸大。有名山大川之勝。異木奇禽。宮室璀璨。心有所思。隨念輒見。因名曰華胥。寶環真率齋筆記。
陳郡莊氏女。精于女紅。好弄琴。有琴一張。名曰駐。電。每弄梅花曲。聞者皆云有暗香。人遂籍。稱女曰莊暗香。女更以暗香名琴。女一日悔曰。此豈女兒事耶。遂絕絃。不復鼓矣。
真率齋筆記

藍橋驛。乞玉漿。黑犀合子下。款妙。觀三十二年。周旋多慶。先音永寶。十四字。修真錄
王吉夜夢一螾。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螾為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螾。成都舊事。此書當在說郛中。
南方有比翼鳥。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雌曰觀。諱。總名曰長離。言長相離着也。此鳥能通病。

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子長桐之上。人以
為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興之瑞也。

博物志餘

吳耽不好碁。見人着。輒曰。汝非死將軍。奈何以鬼

陣相攻。後人因名碁曰鬼陣。採蘭雜誌

閻門沙盆潭。獨無白鳥。帳幕可已。與滇中宝珠寺

荆州李姥浦同。致虛閣雜俎

姚氏女月華。與楊子名達者。相愛。月華少失母。隨

父寓于楊子江。上端午。有龍舟之戲。月華出看。

達見其素腕。裹簾結五色絲。跳脫鬢髮如漆。玉鳳

斜簪。巧笑美盼。容色艷異。達神魂飛蕩。然非敢望

也。每日懷思。因製曲。序其邂逅。名曰泛龍舟。一日

月華見達。昭君然。詩愛其匣中。縱有菱花鏡。羞向

單于照舊顏。語情不能已。私命侍兒。乞其舊稿。楊

出于非望。樂不可言。立綴艷體詩。以致其情。自後

遂各以尺牘往來。然終不易近。月華有寄達詩。題

曰古怨其詩曰。江水悠悠。春草綠。對此思君淚相續。羞將離恨向東風。理盡瑤琴不成曲。本傳

姚月華贈楊達灑海刺二尺作履。霜。應履而解。謂是真西蕃物也。因貽詩曰。金刀剪紫莢。與郎作輕履。願化雙仙鳥。飛來入圍裏。本傳

昔有人飲于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死。見人則以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是虫。非杜鵑。

邦梅五雜俎卷九謝豹也。以羞死見人則以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是虫。非杜鵑。

聲則死。故謂杜鵑。亦謂謝豹。而鵑啼時得蝦曰。蝦。聲。早曰。爭。則。入。持。借。以為名。其義愈遠。一云。之。未知是否。

子。故名子規。為謝豹。成都舊事

姚月華與楊達久會。謂之大會。暫會謂之小會。又大會謂之鷓鴣會。本傳

堂北曰背。堂南曰襟。故陸士衡詩曰。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言前後皆樹。庶其忘也。謝氏詩源

試鶯家多美釀。試鶯不善飲。時為宋遷索取。試鶯恒曰。此豈為某設哉。祇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後人謂索郎為桑落。反音亦偶合也。恐非本指。

真率齋
筆記

姑射謫女問九天先生曰、天地毀乎、曰、天地亦物也、若物有毀、則天地焉獨不毀乎、曰、既有毀也、何當復成、曰、人亡于此、焉知不生于彼、天地毀于此、焉知不成于彼也、曰、人有彼此、天地亦有彼此、樂曰、人物無窮、天地亦無窮也、譬如蛆居人腹、不知是人之外、更有人也、人在天地腹、不知天地之外、更有天地也、故至人坐觀天地、一成一毀、如林花

之凋謝耳、寧有既乎

玄虛子仙志

義疑義字

姑射謫女曰、天上地下、而人在中、何義哉、九天先生曰、謂天外地內、則可、謂天上地下、則不可、天地人物、不猶鷄卵乎、天為卵殼、地為卵黃、人物為卵

白玄子

姑射謫女曰、人能出此天地、而游于彼天地乎、曰、能也、駕無形之馬、御大虛之車、一息之頃、無不出也、無不游也、天地雖多、在吾心也、吾心雖大、無為

體也。汝某游矣乎。世處子。

宋遷寄試鶯詩有云。誓成鳥。鰌。墨。人似楚山雲。人

多不解鳥。鰌。義。南越志云。鳥。鰌。懷墨。江東人。取墨

書。契。以。給。人。物。逾。年。墨。消。空。紙。耳。謝氏詩源

昔有人得安期大棗。在大河之南。煮三日。始熟。香

聞十里。死者生。病者起。其人食之。白日上昇。故地

名煮棗。賈氏說林

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

浮于水面。戲囑曰。汝能為某通一問于桑氏乎。魚

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袖中詩一

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即躍去。是夜桑娣聞叩闥

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寢達

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彤霞牋一幅。詩曰。飄。雲

中鶴。遙。慕。其。儔。蕭。獨。處。客。悒。思。好。速。愁。心

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散武地。化作萬里修。誰

謂長河水。化作巖。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

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謁余款。馳想託雲浮。由此觀之，則魚能寄書，實有是事。紈素製魚，盛書更是一事。玄散堂詩語

姚月華得楊達書，有密語者，伏讀數十遍，燒灰入醇酎飲之，謂之款中散。本傳

季女贈賢夫，以綠華尋仙之履，素絲鎖蓮之帶，白玉不落之簪，黃金雙蝶之鈕，皆製極精巧。當世希覲之物也。別傳

楊達贈姚月華，以筆墨書側理云：奉送不律隄糜，有二女侍在側，問曰：不律隄糜何也？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諸之弗，皆筆名也。漢人有墨，名曰隄糜。女子博物有如此者。本傳

古之老人，飯後必散步，欲搖動其身以消食也。故後人以散步為消搖。採蘭雜志

蚊投水中，能化小魚，小魚不獨魚子生也。採蘭雜志

姚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

然聊復自娛，人不可得而見也。嘗為楊生畫芙蓉
匹鳥，約畧濃淡，生態逼真，揚喜不自持，覓銀光紙，
裁書謝之。其大略云：連枝欲長，忽阻山蹊，比翼將
翔，遽乖雲路。思結章臺垂柳，心馳普救啼鶯。幸傳
尺素之丹青，豈仗寸心之銘刻。江湖恍在業波浪，
倏翻窓植寫斷腸。飛揮交頸繭紙，發其枝幹，兔管
借之羽毛。雌戲蘋川，雄依苔石。色與露花同照，爛
翼將風葉共低。昂明鏡曉開，苦憶文君之面。踈螢

夜度遙思，織女之機。所冀吾人獲同斯尺。越溪吳
水之上，常得雙開。漢樹秦草之間，永教對舞。本傳

吳郡有婚姻塚，昔有女子送葬道逢書生，于此各
以目相挑，後成婚姻，故以為名。後世誤以婚姻為
分金，且以為管鮑事，更謬。真率齋筆記

蘭待女子同植，則香，故名待女。以花宜男草是
絕對也。採蘭雜志

輕雲鬢髮甚長，每梳頭立于榻上，猶拂地，已縮髻。

左右餘髮各粗一指，結束作同心帶，垂于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蘇髻。于是富家女子，多以青絲效其制，亦自可觀。故杜子美贈美人詩曰：「笛唇倒錯柳，衣髮挂流蘇。」謝氏詩源云：「甄后既入魏宮，庭有一綠蛇，日中恒有赤珠，若梧子大，不傷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于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為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門不同，號為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

得一二也。

採蘭雜志

黃帝鍊成金丹，鍊餘之藥，汞、紅、于、赤霞、鉛、白、于、素、雪、宮人以汞點唇，則唇朱，以鉛傅面，則面白，洗之不復落矣。後世效之，以施脂粉，極其可笑。採蘭雜志。霍光園中鑿太池，植五色睡蓮，養鴛鴦三十六對，望之爛若披錦，故相逢行曰：「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謝氏詩源。

唐厲玄度江見一婦人屍，收葬之夜夢在一處，如

深山中、明月初上、清風吹衣、遙聞有吹笙聲、音韻
縹緲、忽有羨女在林下、自詠云。紫府參差曲。清霄
次第聞。及就試、得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用
夢中語、作第三第四句、竟以是得賞、舉進士、人以
為葬婦人之報。林下詩談

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武年十二、恒于暗中誦
之言、紙有金字、光明射目、孫綽為著作郎、每自暗
中見筆端吐光若火、余初不信、近見朝士、暗中脫

衣、或用手拂、皆有光灼爍、一室俱明、始知富貴之
士、尚然光彩橫發、而况文章不朽、盛業字字、筆有
光固其宜也。採蘭雜志

河間王琛有妓曰朝雲、善歌、又有綠鸚鵡、善語、朝
雲每歌、鸚鵡和之、聲若出一、琛愛之、號為綠朝雲。

採蘭雜志

莊暗香、暗中彈琴、右手指有金、左指有金、照爛几案、因自
造金花之曲。真率齋筆記

幕字疑幕字
秀云
皆以為

貞觀中、冬月初寒、韋維家池水、徹底俱凍、至季春、
水無停流、而此池凝結如故、使人鑿之、乾堅如石、
維往諦視、皆水晶也、人以為祥瑞、其近岸方丈餘、
有疎松、樹影依然、在內、維製為屏風、置室中、遠視
皆以為真松樹也、爭以紙幕之、復舉進士、自大理
丞累至戶部郎中、善于剖判、時人稱之、志奇

沈世坦謝美人製魚書甚奇、一時傳誦、中有云、製
楚江之鯉、裁越國之綾、造化杳冥、出茲針線、鱗甲

衡疑術字

鬢髻成、彼丹青、雖辜彈鋏之心、聊作傳書之使、素
手得蒙一水、寧辭鮫室、啣珠絲毫、倘點雙睛、尚異
竜門、燒尾、註曰、昔揚隱之女、有仙術、與父爭衡、隱
之以土、燃作小丸、散土中、即生梧桐、數株、枝葉青
葱、女以素綾剪小魚一、沾水即躍去、共為笑樂、忘
其貧約、顧士思少時、見隣家捕魚、恒買放之、一日
有美男子叩門、贈以明珠、曰、此鮫室上珠、報君活
我士思、後為吏部郎、沈明遠畫一魚、不點雙睛、嘗

戲語人曰、若點當化龍去、有一童子、抬筆試點、沈
叱之魚已躍去矣、欲詰童子、失其所在、鯉魚躍龍
門、必雷神與燒其尾、乃得成龍、文苑真珠
張九齡知蕭員不學、故相調謔、一日送芋書稱蹲。
鴟、蕭荅云、損芋并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恠、
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以書示客、滿坐大笑、棠
集

金多陶樂、民人藪、磚以築垣、鐵鮮猶、魏帝后製筭

泐考工記
而泐徐鍇曰
言石因其脉
理而解裂也

歎熱氣也

以飾首、是有餘則賤、不足為榮也、故炎歎泐夫金
石、則貪賤者不思、輕暖之裘、寒冰結于江湖、則富
貴者無用、生涼之席、註曰、陶樂猶槐、皆國名、謝仙
女盛夏上玄宗、以生涼之席、賈子說林
李易安賀人孿生、啓中有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
伯仲兩褶之侶、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
刻双璋、錦桃對祿、註曰、任文二子孿生、德卿生于
午、道卿生于朱、張伯楷仲楷兄弟、形狀無二、白汲

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絲繩、一繫于臂、一繫于足、粹文

遺拾

唐詩、有閨中少女愛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翠袖

弓腰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宋詩、有吹火鶯唇

歛、投柴玉臂斜、回看烟裏面、却似露中花、皆一詩

而兩事、迥矣不同、採園雜誌

余延壽選杜甫詩作六十卷、其餘二十餘卷、不足

存、欲畀宋無忌、有一俗客、將掩為已物、延壽不欲、

遂臨之、以及與之、以擊糜之容、而被夷光之服、何

益哉、而末如此也、其後有覺之者、仍入杜集中、割膠

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叩門、出

看、尋入、失去、去字疑、德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內、

拾視之、惟空紙耳、後思訓臨池、往見一魚、如所

畫者、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以游記

舜以玉策書聖臣之名、金策書賢臣之名、銀策書

功臣、忠臣之名、水晶策書才臣之名、象臣則書于

木策木用墨書餘皆紫龍涎和繪實書紫龍涎者
舜使虞虎養一紫龍虎恒持燕炙示龍而不即與
食龍俯而垂涎虎以器盛之滿一合然後與食以
為常每日得涎一合繪實者仙草也堯時生于朝
堂之前四時有花取其實磨入紫龍涎色正赤可
以畫金玉其色透入金玉中一寸宮人佩玉畫
鸞鳳須得良工一筆有誤終不可改賈子說林
玉豐為穀城令治民有法民多暴富歌之曰天厚

下畫當作畫

穀城生王公為宰三月恩澤通室如懸磬今擊鍾
豐印一日墮地損其鼻鈕明日視之則覆斗也豐
異之問功曹張齊對曰自昔君印多用覆斗以
臣將之君當封子後果封中山君賈子說林
曹吳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
種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黃菊當心生
一紅子漸大三日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隣女周
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令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

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去。吳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于青天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菊柑常嘆息曰。我無緣哉。何至之遲也。吳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盡死。此地方百里。三年無菊。吳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卽此物也。玄虛子仙志

謝幼輿折齒之後。猶不能忘情。聞此女為戴姓之妾。而未及訪其所在。日夜悲思。體為之疾。戴安道

先嘗一見此女採桑。思所以解謝。閉目想像者累日。一下筆卽肖。造幼輿曰。僕近取一妾。姿色頗亦不惡。頃偶戲貌一圖。聊試示卿。幼輿見之心知此女為安道有也。自後更不思之。久之方知安道給已。亦終不動矣。致虛閣雜俎

一人為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水內相磨。取水飲之。効言畢。化為綠螭。走入壁孔中。其人如方。卽愈。因號綠螭為蛇醫。卽守宮也。

二酉
餘談

一婦人病陰中痒不敢告人苦甚平日奉觀世音像甚謹正病時見一尼持藥一函至曰煎此洗之即愈矣尼忽不見啓視之乃蛇床子吳茱萸苦參也採蘭雜志

主父既胡服夜恒獨觀天象一夕見有神人自天而降主父拜之觀其狀貌端莊艷麗面有光輝手指如玉音聲清亮授主父以玄女隱身之術九鍊

麗疑麗字

鐫忍鐫字

變骨之丹忽復足下起五色雲從天西北去後主父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宮而人不覺夜靜昭王方與儀姬戲帷中主父因以匕首刺昭王中之而不傷昭王驚疑有諸侯刺客遣官追捕而主父猶在傍也主父知秦之世數未絕故歸亡何遇李兌之變閉主父于沙丘三月啓視重門鏐鐫封識如故而主父去矣蓋尸解云其後趙勗遇主父于嵩山之下道服閑行勗拜主父答拜勗曰君猶

在也。忘李兒之仇乎。主父笑而不答。玄觀手抄
天師張與材善畫龍。變化不測。了無粉本。求者鱗
集。海內幾遍。晚年修道。懶於舉筆。人有絹素。輒乎
曰。畫龍來。頃之。忽一龍飛上絹素。即成畫矣。故人
問。往往有言畫龍飛去者。丹青記
試鸞。以朝鮮厚繭紙作鯉魚函。兩面俱畫鱗甲。腹
下令可以藏書。此古人尺素結魚之遺制也。試鸞
每以此遺遷。嘗有詩云。花箋製葉寄郎邊。江上尋

魚為妾傳。郎處斜陽三五樹。路中莫進釣翁船。真
觀中事也。玄散堂詩語

仙人名鳳子。與笙璫會于九口。鳳子曰。余二月丙
子離天。廿十二月丙辰離地。何相得之甚也。笙璫
曰。降雖不同。而證方之時。固當同也。于是各以生
生二肆之符相授。註云。生。二肆。長生之秘訣。真
錄
靈芝。一名壽潛。一名希夷。故劉庭芝取以為字。續古

今註

山中老人以秃鷲頭形刻杖上謂之扶老以此鳥

能辟蛇也古今註以秃秋為扶老甚謬採蘭雜志

鷓鴣一名內史一名花豸採蘭雜志

蛺蝶一名春駒採蘭雜志

韓朋墓木有相思子有海石若豈辨入醋能移動

者亦曰相思子採蘭雜志

絳樹一声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

亂人疑其一声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

者双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

余謂絳樹兩歌黃華二牘是確對也志奇

謝霜回有七寶靈檀之凡七上有文字隨意所及

文字輒形隸篆與草亦如人意譬如一人欲修道

則使其人自觀几上則便有文字因其緣分性資

而曲誘之又如心欲得某物則几上便有文字曰

某處可得又如欲醫一病人或欲作一戲法則文

字便曰。服何藥愈。念何呪。書何符。即得也。甚至讀書。偶忘一句一字。無不現出。霜回室之。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圖。世有神氏。則飲食可廢。觀

抄手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為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

天女。能先知吉凶。故至今名燕為天女。採蘭雜誌

結草虫。一名木螺。一名簞衣文人。採蘭雜誌

金陵子能作醉來粧。續古今註

太真。看鴛鴦並頭蓮錦袴襪。上戲曰。貴妃袴襪上

乃真鴛鴦蓮花也。太真問何得有此稱。上笑曰。不

然。其間安得有此白藕子。貴妃由是名袴襪為藕。

覆註云。袴襪今俗稱膝袴。致虛閣雜俎

沈約有香爐曰辟塵。謝靈運有帳亦曰辟塵。採蘭雜誌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

大雨。有隣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

我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

明娟字恐當
震始之誤

履擲與化為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為不借致虛閣雜

越雋國有吸華絲凡華着之不即墮落用以織錦

漢時國人奉貢武帝賜此字恐誤明娟三兩命作舞衣春暮

宴于卷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着舞態愈

媚謂之百華之舞採蘭雜誌

徐月英臥履皆以薄玉花為飾存散以龍腦諸香

屑謂之玉香獨見鞋採蘭雜誌

鳧一名少卿採蘭雜誌

昔有母子離別母每見蟪蛄垂絲着衣則曰子必

至也果然故名曰喜子七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

母均之一物也採蘭雜誌

公良孺多力仲尼為桓魋伐其所庇大木仲尼將

行公良孺怒拔其根立木而去明日魋視之木更

生根活矣賈子說林

張夫人暮年不茹葷日誦彌陀家人皆笑之謂老

人宜滋補頤養而已。僕如此，恐無益而有損。夫人備之愈篤，年七十九，每夜暗中見四壁皆纓絡，光輝燭人，恍若白晝。臨卒，焚香几上，烟宛轉結成一彌陀小像，初猶烟色，漸覺淡黃，遂作真金色。眉目若畫，一手下垂，若今塑接引像。衆皆下拜，誦佛號，烟像甫消，而夫人屬纊矣。此余目覩，謂修淨土。孟浪子弟，恐修之不專耳。淨土首要，薛嵩性慈，戒殺，卽微細如虱，亦不害之。一夕夢被

待恐侍字

自。上虱甚多，漸變為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貺，非一日矣。今君有急，正吾儕效命之秋也。遂列行于被上。須臾皆隕。嵩驚覺，燈火尚明，呼待兒視之。被上有一線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虱也。嵩痛惜久之，不知其故。蓋是夜有刺客，為主所屬，得金百斤，來害嵩。其人持古劍，利甚，着處必破。見血立死。是夜其家人斂，一下卽見血，以為殊死矣。歸報其主，相對歡甚。明日遣人闚之，無恙也。訪得虱事，始知其夢。蓋

亂代嵩死也。魏生禁殺錄。

李陵為單于圍。夜半使郭超吹笛。声多悲慘。胡人
流涕。解圍北走。賈子說林

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書尺牘遺龍女曰。汝謫以
來。月輪周圍減一寸矣。更減其半。汝得復還本處。
幸自努力。方平問故。先生對月屈指曰。自垂象以
來。至黃帝時。減若干。自黃帝以至唐堯。又減若干。
自唐堯以至三代。漸減。至今則愈減矣。減之又減。

以至于無。則天地毀。不但是也。即世間声色滋味。
莫不漸減。如人自少至老。精神消損。頃刻不停。亦
復如是。非日變而月化也。人皆不覺。以真人觀之。
若日影過庭。分毫不差耳。時八月十五日也。錄修真
族雪道君有顯色天膏。封以軟玉油牋。命玉童寄
侍琴仙女于繡雲山中。女方謫下為田夫女。捧之
淚下。忽悟夙因。敬拜稽首。醪酒服之。引鏡自照。顏
色媚于平時。天膏者自崑崙以東三千里。有五色

山。來曰廉遲。南曰垂臺。西曰鑑木。北曰固元。中曰
中秀。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如五方色。上生雲
作為。色各如之。栖嗣榮之林。食條輕之果。士人拾
其糞。和海中五色魚膏。掘地深五尺。藏其中。三月
取出。化為水。鍊以成膏。色白如雪。婦人以敷面。
得之而白。唇得之而朱。鬢髮得之而黑。服之則顏
色美好。芳香芬烈。可以長生。女未適時。遨游于此。
曾試此膏。故淚垂焉。修真錄

梅喬先生。有顛狗咬方。隨試輒驗。用斑猫七個。去
翅足。為末。酒服。洩于盆內。有衣沫如狗形者。為妙。
如無。再服。服七次。雖無亦不發矣。上池編
鄙嘗謂。高達夫燕歌行。十載稱之。第一篇皆三韻
一換。獨鐵衣遠戍。下五韻。差不稱耳。顏敷應聲戲
改曰。邊庭颼颼。那可薄。絕域蒼茫。無所掠。殺氣三
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征拆却佳。林下詩談
英妃未遇仙。時腋下忽生碧毛。人以為不宜。無何

義至曰。仙毫長矣。可共往也。英妃對時人。謝曰。我
碧毫月仙也。久為世溷。今當去。汝等努力。會當見
我于玄門耳。遂乘双白鶴飛去。修真錄

燕地有頻婆。味雖平淡。夜置枕邊。微有香氣。即佛

書所謂頻婆。華言相思也。昔袁上芳時。以此致張

子。由此觀之。則當時未必不以為相思也。採蘭雜

昔有客過茅君。時當大暑。茅君于手巾內解茶葉。

人與一葉。客食之。五內清涼。異而詰其所從來。茅

君曰。此蓬萊山穆陀樹葉。衆仙食之。以當飲。又有
宝文之芷。服之不飢。謝幼貞詩曰。摘宝文之初莖。
拾穆陀之墜葉。謝氏詩源

一人病瘡。醫禱甚久不愈。有一道士至。以棗一枚。

按病人口上。誦呪三遍。曰。我從東方來。路逢一池

水。內一尊龍。九頭十八尾。問他喫甚麼。專喫瘡

疾鬼。太上老君急。如律令。勅即與病人服之。即

愈。道士不別。忽不見。二酉餘談

謝秘書平生不嗜書、獨愛沈約集、行立坐臥靡不
諷詠、薛道衡戲曰、沈郎書真可秘耶、謝猶以為未
足尊崇、沈遂獨構一室、田壁寫沈詩、案頭為上、寫
作小卷、及丹子甚夥、不復雜、一他書、大書于額、曰
沈郎書室、子真雜抄

齊凌波以藕絲連縵錦作囊、四角以鳳毛金飾之、
實以辟寒香、以寄鍾觀玉、觀玉方寒、夜讀書、一佩
而褊室、俱暖芳香襲人、鳳毛金者、鳳皇頸下有毛

若綬、光明與金無二、而細軟如絲、遇春必落、山下
人拾取、織為金錦、名鳳毛金、明皇時、國人奉貢、宮
中多以飾衣、夜中有光、惟嬪妃所賜最多、裁衣為
帳、燦若白日、上笑曰、勝于飛燕、合德明珠多矣、觀
玉謝凌波詩曰、錦囊寄贈可消魂、解道縫時獨掩
門、不敢喚人收墮珥、蘭膏留得指頭痕、林下詩談
夢神曰、趾離呼之、面寢夢清、而吉有呪曰、元州祥
管娶竺米題、臨臥誦七遍吉、致虛閣雜俎

鏡聽呪曰、並光類儷終逢協書、先覓一古鏡、錦囊盛之、獨向竈神、勿令人見、双手捧鏡、誦呪七遍、出聽人言、以定吉凶、又閉目信足走七步、開眼照鏡、隨其所照、以合人言、無不驗也、昔有女子卜一行、人聞人言曰、樹邊兩人、照見簪珥、數之得五、因悟曰、樹邊兩人、非來字乎、五數五日必來也、至期果至此、此法非宜于婦女、賈子說林袁運字子先、嘗以奇香一丸與莊姬、藏于竒

終歲潤澤、香達于外、其冬閣中諸典不死、冒寒而鳴、姬以告袁、曰、此香製自宮中、其間當有返魂字、真率齋筆記

筆神曰佩阿、研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神又曰昌化、致虛閣雜俎

舜漁于澤間、水中有聲若雷、見一玉牌浮出水面、取視之、其文曰、受而禪、惟汝彥、因名其澤曰雷、葛勝姚月華少遭坎柯、其效徐淑體、寄楊達語多悲怨、

其辭曰。妾生兮不辰。盛年兮逢屯。塞暑兮心結。夙
此疑春字 塞當寒
夜兮眉鬢。循環兮不息。如彼兮車輪。車輪兮可歇。
妾心兮焉伸。雜沓兮無緒。如彼兮絲棼。妾兮可
理。妾心兮焉分。空閨兮岑寂。粧閣兮生塵。萱草兮
徒樹。茲憂兮豈泯。幸逢兮君子。許結兮殷勤。分香
兮剪髮。贈玉兮共珍。指天兮結誓。願為兮一身。所
遭兮多年。玉體兮難親。損食兮減寢。帶緩兮羅裙。
菱鑑兮慷慨。博鑪兮焉薰。整襪兮欲舉。塞路兮荆

榛。逢人兮欲語。幹匝兮頑囂。煩冤兮憑胸。何時兮
可論。願君兮見察。妾死兮何曠。即使徐娘復生。不
復遠讓也。本傳

倉公夢游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輝射
目忽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丹寒徹仰首
見殿榜曰上池仙館始知所欲乃上池水也由是
神干診脉膠葛

盧伯施少受學于顧野王。當夏日聞蟬聲使

詠之伯施操筆便成詩曰。垂緜飲滑露。流響出疎
桐。居高声自遠。非是藉秋風。野王喜曰。此子沉靜
寡欲。當享大名于天下。盧櫛續本事詩

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臯之宮。訪以至道後欲以
為司徒意而子愀然不悅。奮身化作玄鳥。飛入雲
中。故後人呼玄鳥為意。而玄虛子仙志

龜千年者能至蓬萊山下。覓仙人洗丹鼎水服之。
輒生翅能飛。变化不測。不但能巢蓮葉。游卷耳已

也膠葛

下士學道因其氣昏。故茹素以澄其氣。上士遇即
食之。但不殺耳。氣清則心清。則入道易矣。修
錄

昔有丈夫與一女子相愛。自季夏二十六日。以書
札相通。來年是日。篋中殆滿。皆憑一鳥往來。此鳥
殊解人意。室是日忽對女子。喚曰。情急了。女子因
書繫其足。曰。秋期若再不果。有如白日。惟其所為。

因名此鳥為情急了。沈如筠詩云。好因秦吉了。一為寄深情。秦吉了。後人誤呼。謝氏詩源。

錢塘潮逐月直面生。

續古今註

蜚蚊一名青鳥。一名解憂。採蘭雜誌。

猫一名女奴。採蘭雜誌。

張叔良字房卿。大曆中。與姜窈窕相悅。姜贈以鬢髮藏于枕傍。蘭膏芳烈。因寄以詩云。几上博山靜不焚。匡牀愁臥對斜曛。犀梳寶鏡人何處。半枕蘭

香空綠雲。本傳

漢有女子舒襟為人聰慧事。有意與元羣通。嘗寄羣以蓮子。曰吾憐子也。羣曰何以不去心。使婢答曰。正欲汝知。心內苦。故後世子夜歌有見蓮不分明等語。皆祖其意。謝氏詩源

孫真人有黃昏散。夫妻反目。服之必和。又名合歡。叔良製以為丸。贈窈窕。不服。佩之裙裾。香氣

異常。本傳

用梳水虛空以手指寫天上金鷄叫地下草鷄啼
兩鷄并一鷄九龍下海喉嚨化如滄海二十五字
口誦七遍飲之愈骨鯁又書鳥飛龍下魚化丹丘
八字亦佳 二酉餘診

瑯環記卷上終

瑯環記卷中

杜康造酒因名酒曰杜康故魏武短歌行曰何以
解憂惟有杜康 謝氏詩源

灌氏秋日寄梅璋詩曰珍簟生涼夜漏餘夢中恍
惚覺來初魂離不得空成病面見無由浪寄書窓
外江村鍾響絕枕邊梧葉雨聲疎此時最是思君
處腸斷寒猿定不如梅答云忽是西風起洞房盧
家何處鬱金香文君未奔先成渴顓頊初逢已自

傷。懷。要。欲。尋。愁。落。葉。忘。憂。將。種。恐。飛。霜。惟。應。分。付
青。天。月。共。聽。牀。頭。漏。漸。長。本傳
小黃女子名觀，失其姓，與書生喬子曠，筆札周旋，
喬子曠博學能文詞，寄觀詩多不可解者，余偶覽
雜書，識其一，其詩曰：美人心共石頭堅，翹首佳
期空黯黯，安得千金遺侍者。一燒鵲腦繡房前。志
林云：鵲腦燒之，令人相思。又云：曉來扶病鏡臺前，
無力梳頭任髻偏，消瘦渾如江上柳，東風日日起。

還眠。漢時有楊柳，每日三眠三起。又云：旭日曠
破曉霧，遙知粧罷下芳階。那能飛作桐花鳳。一集
佳人白玉釵，桐花鳳小干玄鳥，春暮來集桐花，一
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馴好集，美人釵上，出
成都。又曰：孤燈終滅已三更，窓雨無聲鷄又鳴。此
夜相思不成夢，空懷。夢到天明。漢武帝思李夫
人，東方曼倩獻懷夢草，帝懷之，即夢出鍾火山。林
談詩

姚月華時以石華遺達云出丹洞玉池異於他處
色如南水晶清明而瑩久服延年達以詩謝月華
曰青桂仙女隔蓬萊珠樹金窓向曉開燕子羽毛
非廣袖殷勤也帶石花來本傳
風俗通云篋侯曰坎侯故玄伯詩云坎侯既張篋
簧迭奏鼉錯傳曰為中周虎落師古曰虎落者竹
篋相連遮落之也故世芳詩云不須防虎落聊復
策龍韜西南夷傳曰不毛之地故雲孟詩云德澤

連枯骨聲華及不毛趙后傳壁帶往為黃金釭
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于帶之中以金
為釭若車釭之形也故音義詩云簾衣翻玉殿壁
帶耀金釭謝氏詩源
遼頌國有淫樹花如牡丹而香種有雌雄必二種
並種乃生花去根尺餘有男女陰形以別雌雄種
必相去勿遠二形晝開夜合故又以夜合為名又
謂之有情樹若各自種則無花也雌實如李而美

大雄實如桃而小男食雌實、女食雄實、可以愈虛損。採蘭雜志云：江畫關外合地又以此合。

近有士子作游女詩，中一聯云：不曾憐玉笋，相競採金鹽。人多不解金鹽二字，余近讀黃石經云：五加皮一名金鹽，始知玉笋金鹽對極妙，而初不合掌。謝氏詩源

陶九成曰：瀛莫二別之境，塘深之上有禽二種者，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鷺，奔走間有草泥沙啣就，信天緣對絕佳。昔有奚情者游于瀛，日暮至一所，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一日無倦色，而反加壯大二禽。

京當稟

京性不同如此

見一婦人美而艷，在門借曰：此地可借宿乎？婦人

群詞採余國朝劇廷瑞詩荷錢符帶緣江空暗鯉含沙魚淺草中沙魚當漁

波上更鷹負未飽何曾餓死信天象

且酒餚共飲食之遂與之偶，明日送至野外，垂涕

信天翁不能捕魚立沙灘上俟魚鷹所得保障刻捨食之俟俟保偶捨拾之誤

不勤者名信天緣而別贈備以黃裳綠衣，即乘絲雲而去，蓋仙云信

天緣一名信天翁謝氏詩源

九天先生曰：無極之極而太極生，太極極而生陰

陽，而極而生天地，至極而生萬物，蔚乎盛哉

本無極也，寂子無哉，源萬物也，萬物極而返天

謾登

有短曰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同乎曰亦猶人也耳
目口鼻毛髮手足大抵同也 玄虛子

紫竹約方喬于望雲閣暫會因于墻陰之下問履
蒼苔鞋底盡濕而方不至俄聞人語遂歸繡閣獨
倚畫屏不勝悵恨作踏莎行一闋寄方云醉柳迷
鶯懶風熨草約即暫會閉門道粉墻陰下待即來
蘚痕印得鞋痕小花日移陰簾香失裊望即不到
心如檣避人愁入倚屏山斷魂還向墻陰繞 本傳

紫竹與方喬久別而想像難真因覓銀光紙序其
悲愁眷戀之意復綴以卜筮子詞云繡閣鎖重門
携羊終非易墻外憑他花影搖那得疑即至合眼
想即君別久難相似昨夜如何繡枕邊夢見分明
是 本傳

趙明誠幼時其父將為擇婦明誠晝寢夢誦一書
覺來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芙蓉拔
以告其父其父為解曰汝待得能文詞婦也言與

司合是詞字、安上已脫、是女字、芝芙蓉拔、是之夫
二字、非謂汝為詞女之夫乎、後李翁以女之即
易安也、果有文章、易安結褵未久、明誠即負笈遠
游、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詞以送之、詞
曰。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
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
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却
上心頭。外傳

易安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明誠嘆賞、自愧
弗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忘食忘寢者、三日夜、得
五十闋、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
三、曰、只三句絕佳、明誠誥之、答曰、莫道不消魂、簾
捲西風人似黃花瘦。政易安作也。外傳
武帝與麗娟看花、而薔薇始開、態若含笑、帝曰、此
花絕勝佳人笑也、麗娟戲曰、笑可買乎、帝曰、可、麗
娟遂命侍者取黃金百斤、作買笑錢、奉帝為一日

之歡蓄薇名賣笑花自麗始也賈子說林

張說于元宵召諸姬共宴若于無月夫人以雞林夜明簾懸之炳于白日夜半月出惟說宅無光簾奪之也採蘭雜志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同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悲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轉淚滿衣襟子瞻詰其故荅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子

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政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然身不復聽此詞林下詩談

楊炯初見鄭義真誦其好女容華臨鏡曉粧詩鄭

大擊節後誦已作數十首鄭皆曰不如首作炯為

之汗背容華詩曰啼鳥驚眠罷房櫳曙色開鳳釵

金作縷鸞鏡玉為臺粧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

憐方未已欲去復徘徊林下詩談

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雷中獨往岷嶺酣飲

著蓑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延悠颺者、伐之、斲以
為琴、妙過于桐、有最愛重者、以松雪名之。採蘭雜志
九為陽數、古人以二十九日為上九、初九日為中
九、十九日為下九、每月下九、置酒為婦女之歡、名
曰陽會、蓋女子陰也、得陽以成、故女子于是夜為
藏釣諸戲、以待月明、至有忘寐而達曙者。採蘭雜志
郭撫鑿池、得一空棺、中有鐵物、洗而視之、乃琴也、
有斷絃處、撫試、設而彈之、寂然無聲、以語尚書郎

姚範、異之、亦不知為何物、尋有客來訪、言能彈
此、用法鑿去腹中泥、鏽遂弄數曲、音響非恒、撫并
求授得、昭雲泣猿二曲、戒勿傳人、他人鼓之、不復
鳴矣。志奇

關曰、贈俞本明、以香華酒杯、酌酒、輒有異香在內、
或有桂花或梅或蘭、視之宛然、取之若影、酒乾亦
不見矣、俞寶之。真率齋筆記
近余友王九蓮居士、修淨土、一心觀想、夜夢見佛

皆塑像、非活佛也、無可奈何、一日遇僧寂公、居士
告以故、僧曰、此特易耳、因問居士曰、君想像先公、
能得其平生容貌乎、曰、能、夢中所見、與生時有異
乎、曰、無異也、僧曰、佛本無相、因物見相、自今以後、
宜卽以先公作阿彌陀佛想、漸想先公眉間有白
毫光、面如真金、坐蓮花上、其身漸大、皆可想像、則
君老公卽活佛矣、居士如法修之、自後夢見其父
卽心謂是佛、久之、其父遂引坐蓮花、與說法、要有

所得專修益篤、尋有父執姓馬者、其父未死時、為
商蜀中十年不歸、一日叩門、未見、言某日得危疾
死半日、被吏執縛、歷諸地獄、正惶急、忽見金光照
耀中、擁人影、趺坐蓮花、呼某姓名、某諦視之、乃尊
公也、命吏送歸、遂活、故不惜遠歸、拜謝、因問尊公
何修而至、此居士具以實告、馬異之、亦誓如說、求
生淨土、由此視之、則寂公此法、不真能自度、兼能
度人、一舉兩得、發前人所未發、安報記

八九月中、月輪外、輕雲時有五色、下黃人每值此、則急呼女子、持鍼線、小兒持紙筆、向月拜之、謂之乞巧、惟吳媪有一女年十二、拜之甚勤、一夕月下、飛一五色絲雲、如手掌、大駐于女前、衆皆恐、女徑吸食之、味甚香美、明旦梳頭、窺鏡、面色艷冶、彈琴讀書、不習而能、媪喜甚、改名為絲雲、有詩一卷、行于世、下黃私記

玄宗與玉真恒于皎月之下、以錦帕裏目、在方丈

之間、互相捉戲、玉真捉上每易、而玉真輕捷、上每失之、滿宮之人撫掌大笑、一夕玉真于袿服袖上、多結流蘇香囊、與上戲、上屢捉屢失、玉真故以香囊惹之、上得香囊無數、已而笑曰、我此貴妃羞勝也、謂之捉迷藏。致虛閣雜俎

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大真喜甚、命宮人各以碗拘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艷、惟襟上色不入處、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

鬼之變、血汗衣裾、與紅雨無二、上甚傷之、致虛閣雜俎
薛若社好讀書、往、徹夜、一日遇比丘告之曰、夜
半不臥、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
謂潛心傳記、則心昧於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
因就水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
中每至一更、則為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
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代漏龍、採蒲雜志
馬嵬老媪、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

頭履一貧、真珠飾口、以薄檀為首、長僅三寸、玉飛
奉為異寶、不輕示人、則纏足、必在貴妃之先、足下

所記女子纏足、起于李後主、宵娘新月狀、似未深

考矣

姚鶯尺牘

姚鶯鶯作鶯、或作鶯、可尚考

灼、與河東人神通、目授不復可見、以軟絹帕、畏
紅淚、寄之後、姚鶯有秋閨詩曰、菊花人共瘦、楓葉
淚俱紅、謝氏詩源絹一作絹

宋太祖微時、夜臥、至人靜時、常有光如車輪、內見

黃龍若在波浪中出沒、魚鼈之類、不可勝數、亦有極恠之物、從而見焉、皆作金色、光芒刺目、頃之始滅、有見之者、後皆貴、夫蜃、海虫也、而吐氣皆樓臺人物、太祖人主也、而見光皆波浪魚龍、所不可解膠葛

郎玉嗜酒、而家赤貧、遇仙女于嵩山中、投以一珠、曰、此醉龍珠也、諸童含之以代酒味、踰若下玉甫視珠、而女忽不見矣、致虛閣雜俎

南唐後主坐碧落宮、召馮延巳論事、至宮門、逡巡不進、後主使使促之、延巳云、有宮娥著青紅錦袍、當門而立、故不敢徑進、使隨共行、諦視、乃八尺琉璃屏、畫夷光獨立圖也、問之、董源筆也、此與孫權彈蠅何異、丹青記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含玦、珮婦人含珠玉、以賻之、金銀珍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土葬于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河因名

金水。至今水上時有金氣。賈子說林
宋遷以霞光。棧裁作小番。長尺廣寸。實素魚錦囊
中。遺試鶯。謂之新尺。採蘭雜志
紫竹既爽。秋期方喬。憾蹉跎時景。忽復昔陽。喬
以尺牘。故相譏調。紫竹為菩薩蠻詞。雜以戲語。以
解之曰。約即共會西廂下。嬌羞竟負從前話。不道
一睽違。佳期難再期。即君知我愧。故把書相詆。寄
語不須慌。見時須打郎。喬復以詞戲荅云。秋風即

擬同衾枕。春歸依舊成孤寢。爽約不思量。翻言要
打郎。鴛鴦如其要。玉手何辭打。若再負佳期。還應
我打伊。本傳

紫竹工詞。善于調謔。恒謂天下無其偶。自得方喬。
日為重寶。尺牘之間。往呼之時。紫竹有南番桃
花片。重數錢。色如桃花。而明瑩如榴肉。市之得百
金。因戲以菩薩蠻詞寄方喬曰。與郎眷戀何時了。
愛郎不異珍和寶。一寶百金償。筭未何用。即戲郎

郎莫恨珍寶何須論若要買郎心憑他萬金喬
為之撫掌本傳

長夏喬讀書于種梅館懷思紫竹至于忘食一日
紫竹忽遺以書其大畧云欲結朱繩應須素節泣
珠成淚久此鮫人流火為期聊同織女春風鴛帳
裡不妨雁語驚寒暮雨雀屏中一任鷄聲唱曉喬
答之詞亦多瑋麗東尾附以玉樓春詞曰綠陰撲
地鶯聲近柳絮如綿烟草襯雙鬟玉面碧窓人一

紙銀鈎青鳥信佳期遠卜清秋夜桐樹梢頭明月

挂天公若解此情深今歲何須三月夏本傳

紫竹投誓書于喬因寄踏莎行一闋云筆銳金針
墨濃螺黛盟言寫就囊兒袋玉屏一縷獸爐烟蘭
房深處深拜芳意無窮花牋難載簾前細祝風
吹帶兩情願得似堤邊一江淥水年在本傳
大觀中有方喬者樂至人也與女子紫竹者甚相
得其所贈生香子詞云晨鶯不住啼故喚愁人起

無力曉粧慵閑弄荷錢水欲呼女伴來闌草花陰
裡嬌極不成狂更向屏山倚又云思郎無見期獨
坐離情慘門戶約花關花落輕風颭生怕是黃昏
庭竹和烟黠斂翠恨無涯強把蘭缸點其風調可
知也。本傳
鯉一名稱龍。採蘭雜志。謝靈運詩。一聞云。澤。金。機。
李白有馬名黃芝。採蘭雜志。
袁瓘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

解。施廕見之曰。王孫。蟋蟀也。謝氏詩源

袁瓘為施廕作古硯歌中有句云。青州熟鐵不足
數。衛公結隣差可方。古有青州熟鐵硯。甚發墨。謝

詩源

近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鐵為丸能先彈樹
木迴丸中鳥人以為神一夕夢其亡父謂曰我往
好彈害物甚多今託生為汝後園樹上鳥汝宜戒
此勿復彈也魏覺心動欲戒之翌日游園中見諸

此

此

此生殘忍何如此
也可惡

晦作悔

鳥翻飛不覺興動乃自思惟夢乃妄想所結况吾

父平生何等人也顧託生為鳥乎理所必無遂復

彈焉彈至亭午樹上一鳥向魏鳴聲悲甚若乞命

者魏惡之一丸終中而魏十指一時不仁魏始大

晦命工製小棺葬其鳥于樹下續做告

湯既伐桀讓于務光笑曰以九尺之夫而讓

天下于我是形吾短也羞而沉于水有只人之魚

負之而去賈子說林

吳人沈愛觀漁人網得一鏡背上有文曰紫雲

鍊精晝燭鬼形愛以百錢買之置閣內時有文

物影平生所未覩者往來于鏡內夜炬有光愛一

日見亡父坐蓮花上身小于花愛妻父見死狗復

活對之泣皆鬼也愛畏之仍投入舊處採蘭雜志

更羸之妻能作鎖雲囊佩之陟高山有雲必不必

開囊而自然有雲氣入其中歸至家啓視皆有雲

氣白如綿自囊而出囊大如蠶繭而可以開合更

羸善射、每言能仰射、天雲中、其毒不信、因以合囊
繫箭頭、令射之、及墜、驗之、果有白雲在內、因名箭
曰鎖雲、故子美詩曰、翻身向天仰射雲。謝氏詩源
向日靜坐調息、可以延年。玄觀手抄
吾心如目、妄念如塵埃、必無可入之理。玄觀手抄
昔有婦人、思所歡、不見、輒涕泣、恒灑淚于北牆之
下、後灑處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婦面、其葉正綠、反
紅、秋開、各曰斷腸花、又名八月春、即今秋海棠也。

採蘭
雜志

義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班竹筆筒、名裘
鍾、皆世無其匹。致虛閣雜俎
西施舉體有異香、每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
甕、爰用松枝灑于帷幄、滿室俱香、甕瓮中積久、下
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曬乾、香踰于水、謂之
沉水、製錦囊盛之、佩于寶袂、交趾蜜香樹水、沉者
曰沉水、亦因此借名。採蘭雜志

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臉脂做畫，名曉霞粧。採蘭雜志：吳秀有仙風道骨，葛仙翁欲度之，但色心未絕，一父秀讀書燈下，有女子叩門，啓視絕色也，與之居者兩月，一日過仙翁，曰：君兩月不見，能色非常，豈復有桑中之遇乎？秀笑而不答，仙翁袖中出一丸茶，云：此茶以醇酒下，能令婦人顏色媚好，秀持

歸，如方與女飲之，少選，女云：腹痛就枕，秀呼問，不應，秉燭視之，惟一具枯骨而已，秀殊驚，平生色心為之冰釋，蓋仙翁所為也。後受仙翁元明秘法，年

八十九，白日昇天，秀字長君。

續列仙傳

安養信

修西方第一要發信心，信得實，有是處，實有是理，方可往生。故雖一生勤行苦行，受諸波羅提木叉，毗尼藏而加之以伽陀作陀那鉢底，臨終之時，一念猶豫，卽入底栗車泥梨迦道，雖一生淪于濁蓋。

作阿僧祇黑業臨終之時生一念信堅如金剛石
可移易則能往生向之黑業如冰遇火不能為累
故第一要發信心也註云波羅提木义戒也毗尼
藏律也伽佗諷誦也陀那鉢底施主也底栗車畜
生也泥梨迦地獄也阿僧祇無數也

安養記

李夫人著繡孺作合歡廣袖故羽林郎曰廣袖合

歡襦謝氏詩源

黃鵠一名遙翮一名鳥孫公主

採蘭雜誌

昔有女仙喜食衆草日夜恒不臥一日食一樹葉

酣臥不欲覺殊愉快因名其樹曰愉後人改心從

木即今榆樹也後女仙繞宮門種之時與族雪道

君會手下使金童講鏐虹寶典修真錄

君子國有鳳凰嶺出天狗一名胎詹女仙與族雪

道君各以玉膏鍊成上藥以相饋遺修真錄

金母召羣仙宴于赤水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舞

驚波之曲坐有碧金鸚鵡杯白玉鸕鷀杓杯乾則

杓自挹欲飲則杯自舉故太白詩云。鸕鷀杓鸚鵡
杯。非指廣南海螺杯杓也。謝氏詩源

王維為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
王寶之時果愚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
趣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
忽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疑在字子以後見空軸乃知畫
石飛去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
中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存王維字印知為中國

之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君臣以維手蹟較
之無毫髮差謬上始知維畫神妙徧索海內藏之
宮中地上俱灑鷄狗血壓之恐飛去也丹書記

應元少年悟道恒曰天地內外前後百千萬億劫
事不知非聖人也胸中有分毫之知亦非聖人也
或曰胸中既無知又安能得知應元曰汝知所以
不知我不知所以知其入取十九史中最僻一人
事業試之應元屈指歷言之若親識其人尚曰

此大略耳、若審言之、則自生至死、一日一時無不
可也、其人即指史傳曰、此處多不合何耶、忘元笑
曰、非我不合史、乃史不合我也、予謂史可皆信乎、
其人尚猶豫、因遣人覓平生不相識者數人來、面
試之、應元卽一一言其往事、惟大過則為隱之、數
人無不魂動股栗、叩頭不已、至問未來窮通得失、
則曰勉之而已、其後忘元誓不言此、日惟與人飲
酒笑談、而恒在山中、覓茅草救人、妙觀雅言

河伯宴伯禹于河上、獻亥既之珠、透山光玳瑁五
灰、陳北大龜、延螭、翥鳳、鮫綃百兩、宜土田時寶、華
珊瑚樹五十株、人間所無奇寶、不可勝數、禹悉不
受、惟受河圖、及大龜、珊瑚樹兩株、而行、大龜者、以
桃柳松柏榆樹灰、藏于篁竹積中、欲木先齋戒三
日、加灰于龜背、穆布于壇上、主人具畫壁、史策、祝
曰、某祗告于玉靈大君、厥有某事、未知吉凶、惟爾
有靈、其實圖之、昭格時命、禮畢、視龜、吉凶之辭已

在灰上矣。珊瑚樹、禹樹、舜朝堂左右及禹受禪樹上五色氣、光明燭天、禹崩啓踐祚、四時花開如故。至大康荒逸、弗恤國事、樹死亥。旣珠者、夜中宴樂、懸于殿中、光微如白日、客甫持觴、而珠中衆音互作、宴罷音亦已。玳瑁者、其光能隔山、照見五丈山。之小大不論、即隔牆亦只五丈而已。賈子說林、揚與月華別曰、少日即來不覺爽期、及婦姚不即見之、楊戲書一句送曰、女姚雖美、只如半朵桃花。

姚正怒、索筆對曰、人信為高莫費一番言說、楊愈益奇之。本傳

縫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鮮覩佳者、近惟謝幼容一首字、精工、不啻旨出于藍也。詩曰、懶向粧臺理曉粧、為郎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線牽時恨共長。霜戶敢辭纖手冷、芸窓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恠無鴻雁、贏得宵來覆妾狀。為一時傳誦。玄散堂詩話

一人畏鬼、夜忌野行、應元曉之曰、天下之可見處、則人物不可見處、皆鬼神也、故有幽明之別、使鬼神而無乎、則雖曠野更深、亦何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則身之左右前後、白晝之中、無非鬼神也、汝不見所謂箕仙者乎、此亦鬼也、甫焚符誦咒、隨感而至、豈擇野外乎、故君子不懈惰于閤屋、不矯飾于廣坐、莊生有云、無人非無鬼責、正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敬畏子、而不暇其敢犯子、而子

顧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後恒丙夜野外獨行、至不

必燈火妙觀雅言

本壽問于母曰、富貴家女子、必纏足、何也、其母曰、吾聞之、聖人重女、而使之不輕舉也、是以畏其足、故所居不過閤闔之中、欲出則有帷車之載、是無事于足者也、聖人如此防閑、而後世猶有桑中之行、臨邛之奔、范睢曰、畏足不入秦、用女喻也、閤闔女訓

五雜俎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惟觀音大士慈悲衆生百方度世亦猶孟子之於孔子也
大士變相無常一人問應元曰觀音大士女子乎答曰女子也又
而粧望圖繪多作女人相非矣既謂大士豈得為女既謂成佛則男女之相俱無矣蓋有
相則有情誠一人曰經云觀音菩薩勇猛丈夫何也答曰男子
淫想故也又曰大士變相不一而世所崇奉者白衣為多亦有白衣觀音經云專主新
嗣生育之也又一人曰觀音一人而子一男之一女之者非
事此經大藏也又一人曰觀音一人而子一男之一女之者非
所不載不知其起何時也余按遼志有長白山有冷東南十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
鳥獸皆白人亦皆白答曰非也觀世音無形故普門品述現衆
不敢犯則其奉祀徒來久矣

雖當作雜

身為人說法既能現衆身則飛走之物以至蟻蠓
醯雖皆可耳豈直男女乎妙觀雅言
應元博訪玄門了無所得一日謁悟師問如何是
佛師曰無心是佛應元曰師兄假我十日當即成

佛若不成非應元也既歸自恨根性遲鈍靜居一
室有一念起即自掐其臂肉盡出血雜念即隨
日大減至第十日大雨閃電一照豁然念斷無心
可得矣遂見悟喝曰無心不是佛忘元言下大
悟人視其臂無完膚矣妙觀雅言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
琴絃自相屬和因改名曰自鳴但琴背有一孔若
蛀者一日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曰此中有蛀不除

五雜俎九
有名鞠通者善食枯桐尤嗜古墨
耳聾人置耳邊
立効極本于此

之則將速朽袖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茶少許孔側
即有一綠色虫走出背上隱有金線文道人納
虫竹筒中竟去自後唱曲琴絃不復鳴矣鳳恠之
有博物君子說及此事嘆曰此異宝也謂之鞠通
有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即愈喜食枯桐尤愛古墨
鳳始悟道人竹筒中茶蓋古墨屑也賈子說林
呼子先夜不臥惟倚藜杖閉目少頃即謂之睡後
與酒姥仙去留其杖子先故人陵麟宝之謂之藜

牀後麟卒命其子置于棺中賈子說林

馮小憐有足爐曰辟邪手爐曰鳧藻冬天頃刻不

離皆以其飾得名採蘭雜誌

姚子貫字歆孟陳郡人有宝鏡背銘云鏡焉作自

尚方銅焉產自丹陽觀其宝觀其藏延年益壽樂

且康芳名宝鏡俱未央子真古鏡記

窈窕寄叔良春思詩曰門前梅柳爛春輝妾織流

黃獨在機双燕不知腸欲斷啣泥故傍人飛張

于是愈不能忘情矣

本傳

郭曖宴客有婢鏡兒善彈箏姿色絕代李端在坐時竊寓目屬意甚深曖覺之曰李生能以彈箏為題賦詩娛客吾當不惜此女李即席口號曰鳴箏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上誤拂絃曖大稱善徹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鏡兒贈李虛樓統魯人有僕忽不見旬日而返主欲答之僕曰臣之姑修玄女術得道白日上昇昨降于泰山召臣飲

極歡不覺遂旬日臨別贈臣以金矢一乘曰此矢不必善射宛轉中人而復歸于箏主人試之果然韞而寶焉因以金僕姑名之身後魯之良矢皆以此名膠葛

嘉平二十五日叔良病醒未解窈窕烹百和解醒湯進之隨飲而醒後遂依法作湯名窈窕湯經霜冬瓜皮同朴硝煎湯洗翻花痔立愈又有法以菡蘿代瓜皮亦療痔白芷耳松三賴附子尖飛

鹽皮硝輕粉少許肥皂共搗丸治雀子班烏藥細磨冷濃茶治湯火用生白礬末半分入臍以一指甲水滴之治婦人小便不通積年抗廁上鷄殼煮湯服治乾霍亂用細辛白芷雄黃好酒研末入麝香少許服治毒蛇風狗傷鹽和油敷上治蜘蛛咬遍身生絲亂髮灰吹入鼻治鼻衄欲死黃連一兩酒浸曬吳茱萸一兩滾湯泡七八次開木樨香止曬乾用真神麴為糊作丸如梧子大食後荷葉湯

送下三十九丸治梅核隔密陀僧滑石等分生姜汁

調敷治腎囊瘡

梅喬先生藏方

張璘者秦人也字子石年二十與其弟耕性好讀書耕畢輒握典籍吾伊隴上人皆笑曰九詭書者皆求所以榮親戚顯名聲也今終日孜孜而不離畝畝則讀書何益乎人謂張孺子多才吾不信矣璘聞之曰是何難哉于是畏糧負書求見秦王說之以彊秦弱諸侯之策指甚深妙秦王說之拜為

上卿璘曰、臣少貧賤、恒為鄉里所戮笑、幸遇陛下、
官為上卿、實非所冀、有如籍陛下神靈、使得錦衣
還鄉、足矣、秦王留之、再三固辭、于是賜以黃金珠
玉、錦繡、發車馬、人徒送之歸里、人以為榮、無不蒲
伏而前、不敢仰視、璘故自尊貴、而痛柳之、居數日、
盡召宗族、鄉黨、與歡飲、盡出所賜黃金珠玉、錦繡
散之家、無所留、躬操耒耜、與妻子戮力、終不出矣、
陳勝、吳廣起、變名姓入山中、及沛公定天下、人有

遇之、容色鮮好、採菜行歌

賈子說林

七夕、徐婕妤雕鏤菱藕、作奇花異鳥、攢于水晶盤
中、以進上、極其精巧、上大稱賞、賜以珍寶無數、上
對之、竟日、春不可言、至定昏時、上自散置宮中、几
上、令宮人闇中摸取、以多寡精粗為勝負、謂之鬪
巧、以為歡笑、致虛閣雜俎
海中所產多類、人身而人魚、其全者也、蚺青類、人
首、目宛然、玄羅類、人足、戚車類、男陰、文嚙類、女

陰文雷即淡菜亦名東海夫人至于貴鈐類鳳蕊

鐘類鹿鳩城類象水藻類鳧更奇說郭 余皇日疏

管夫人性喜蘭梅下筆精妙不讓水仙有時對庭

中修竹亦自興至不能自休丹青記

紫竹愛綴詞一日手李後主集其父玄伯問曰後

主詞中何處最佳答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

江春水向東流玄伯默然本傳

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噴馬目則馬瞑眩欲死故凡

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

羣臣編為馬鞭一揚即走謂之不須鞭採蘭雜志

石尤風者傳聞為石氏女嫁為尤郎婦情好甚篤

為高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亡臨

亡長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兄有高

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

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遂止不行婦

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由此觀之古時仍有尤

姓也近有一榜人自言有奇術恒曰人能與我百
錢吾能返此風人有與之風果止後人云乃密書
我馬石娘喚尤即歸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
中 江湖紀聞

瑯嬛記卷中終

瑯嬛記卷下

姑蘇城中度日休市有小橋名鶴舞父老相傳吳
時有二鶴在其地對舞已而飛集金昌門外青楓
橋東化為鳳凰飛入雲際今鳳凰橋是也沈學士
詩曰不如双白鶴對舞石橋邊謝侍郎詩曰願作
江頭双鳳凰奮飛直向青雲裏是一事 謝氏詩源
施廕起自微平生未嘗見書僅識數字而已一旦
學誦殷願詩隨誦隨悟染指詩牘便多驚人皆人

有不識字能誦蓮花經者豈非病習使然乎

金剛鑽

膏神曰雁孃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古脂神曰與

贅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昔楊太真粧束

每件呼之人謂之神粧採蘭雜志

月華夢月輪墜于粧臺覺忽大悟自幼聰慧組織

饒饒不習而能獨未嘗誦書自此搦管便有所得

其所為古文詞妙絕當時本傳

蘇味道詩火樹銀花合人謂銀花即火樹中花光

明如銀故曰銀花殊不知銀花亦自有本昔薛瓊

至孝父病嘗其溲而家甚貧嘗出求薪遇老父以

一物與之曰此銀實也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置

臥牀下當得銀足贍汝家瓊歸如言種之旬日發

苗又旬日生花上有銀色若鈿螺及結實皆銀也

謝氏詩源

杜羔妻趙氏每歲端午時取夜合花置枕中羔
稍不樂輒取少許入酒令婢送飲羔即歡然當時

採蘭雜誌
婦人爭效之

張芸叟臨江而居其妻遺一素綾鯉魚首尾宛然
腹藏短牘但未画鱗甲耳芸叟誠為點染便躍入
江中不知所之後漁人網得白魚破腹無腸者賣
之買者命內人烹之及熟啓視不復存矣自後網
得者即放去謂神魚云芸叟諱舜民子真画譜
申豫作詩文恒繞室而走得一佳句便拍案大呼
人謂其足下有文章採蘭雜誌

除夕梅妃與宮人戲鎔黃金散瀉入水中視巧拙

以下來年否泰梅妃一瀉獨金鳳一隻首尾足翅

無不悉脩脩疑備字膠葛

薛瑤英于七月七日令諸婢共剪輕絲作連理花
千餘朶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于庭中隨風而上
徧空中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沒謂之渡河吉慶花
藉以乞巧致虛閣雜俎

金絲荷葉草搗汁服之查塗患處治蛇毒用烏骨

白鷄血少許採唇上即活治小兒驚風卒死用甘草濃煎汁調地竜糞輕塗上治小兒陰囊虛腫熊膽塗患處治痔人中白火煨存性一錢銅綠三分麝香二分為末搽治小兒走馬牙疳端午日收桑葉陰乾為末每朝白湯下三五匙治痔舊棕燒灰又放在瓦上收火氣侵晨溫茶調服三四錢治婦人血山崩血海敗十年運疑蓮字運葉陰乾炭火燒存性送下治腦漏鷄子白和百草霜搽治小兒赤瘤梅

先生藏方

綠珠為梁伯女生而奕傑好音伯嘗至山中聞吹笛異于常聲覓之弗得忽聞空中語云汝女好音欲傳一曲遠歸乎伯以為神仙遂下拜因語曰汝即歸芟取西北方草結一人形被以袿服珠翠設杯酒盃飯命女呼我名曰茵于至三更我當至矣伯歸如法至時果至空中吹笛音極要眇綠珠聽之得十五曲一字不差因名笛曰茵于又曰遠歸

遠歸仙笛名 志奇

瑟曰文鵠笙曰采庸鼓曰送君鐘曰華由磬曰洗

東皆仙樂也 致虛閣雜俎

雷威斲琴無為山中以指候之五音未得正躊躇

間忽一老人在傍指示曰上短一分頭豐腰殺已

日施漆成日設絃則廢可鼓矣忽不見自後如法

斲之無不佳絕世稱雷公琴 賈子說林

女星傷一小星名始影婦女于夏至夜候而祭之

得好顏色始影南並肩一星名瑄朗男子于冬至

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 實菴紀聞

張泌江南人字子澄仕南唐為內史舍人 初與隣

女浣衣相善經年不復覩精神凝一夜必夢之嘗

有詩寄云別夢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斜多

惜字私云唐浣不見時只有春庭月猶為情人照落花浣衣計無所出

原本字闕曰淚而已 虛樓續本事詩

沈雲卿夢噉美甚寒仰見天上有無二兩字明日

以告金迥秀，曰美寒無火也非美乎天無二
字非人乎以鄙人觀之君當有美人桑中之喜也
沈是日果遇美人苗縑顏色絕代才調無雙沈有
詩云十三學繡傍金窓十六梳頭壓大邦色比昭
陽人第一才同江夏士無雙沈調金曰子之占夢
即索統周宣不過也一曰沈雲甫玄散堂詩話
古有女子與人約曰秣以為期至上冬猶未相從
其人使謂之曰菊花枯矣秋期若何女戲曰疇曰

上冬政素節也是花雖枯要當更生明日菊更生
蓋其人異之因名曰更生花金剛鑽

客有曰犬姓盧雞姓宋沈尚書曰雞既姓朱則鴨
姓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採蘭雜志
陳豐與葛幼屢通音問而歡會未由七月七日豐
以青蓮子十枚寄勃七唱未竟墜一子于盆水中
有喜鵲過惡汗其上勃遂棄之明早有並蒂花開
于水面如梅花大勃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散

日始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豐來數即
書其異以報豐自此卿人改雙星節為雙蓮節賈
林說

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鳥飛入室中光輝
照耀目不能正驚覺生烏遂名之賈子說林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
魚不生致虛閣雜俎

楊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八分太真

二小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惟形
神憔悴有道士以少君術求見上極其寵待真得
復見即死不憾道士出袖中筆墨索細黃絹誦呪
呵筆畫一女人像若天師所畫將符僅類人形而
已使上齋戒懷之凝神定意想其平日三日夜不
懈道士曰得之矣上出像觀之乃真貴妃面貌也
上喜甚道士笑曰未也詰具五色帳結壇壁而供
之索十五六聰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齊聲歌子

建步虛詞道士復焚符誦呪吸烟呵像上次命諸
女一一如方呵之至定昏時請上自秉燭入帳中
先是道士以五色石示上謂之衡遙以少許研極
細和以諸菜令作燭外畫五色花謂之還形燭上
既入道士命侍者出反閉金扉以歲蕤鑰鎖之于
是大真在帳中見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
弱女何面顏復見妾乎沉香亭下月下之誓何在
也上亦淚下言馬嵬之變出于不意其言甚多太

真意少釋與上曲盡綢繆勝于平日脫臂上玉環
內上臂天未明道士啓扉曰且別矣上出帳回視
不復更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道士貝言太真所
以尸解今見為某洞仙甚悉多所秘道士姓王名
舟不知何許人要其術過于李夫人是邪非耶遠
矣此說又與長恨歌異存之脩考玄虛子仙志
東美有古釵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字極
古不可辨太白見之曰是薛燭釵也其文曰終歸

之野鑿鐵鍊精薛燭是造百日斯成 採蘭雜志

唐太宗有古劍七星隱顯隨于北斗恒在燈下試

之使人視雲氣過斗劍上遂星漸隱頃刻不差 膠

窈窕以古錢一枚贈叔良青綠色徹骨而凸起者

叔良時置袖間一日忽瑩潤而小凹叔良第謂弄

久剥落耳明日則又復青綠凸起矣心甚異之後

語窈窕，言同蓋窈窕有二古錢贈一留一留

者乃極瑩潤而小凹時復類贈者焉自後察之張

藏者隻日則青綠而凸善藏者隻日則瑩潤而凹

乃二錢有靈能來去耳由是觀之則張之與姜豈

非夙定之奇遇也子 本傳

姜思張不得數見藏其指甲著閣婆錦囊中佩之

初帶時私啓視悅如握手一日覺錦囊差重視之

有物若南蕃石榴子私心異之尋有老僧乞食識

其家有寶氣借觀之遂求買一粒願與直五十金

言藥中用一釐便可延年起死謂之純精舍利反

此為想便可昇天反想入無便為佛菩薩也本傳
窈窕以相思子兩枚書名其上與叔良互藏一枚
謂之留情石又作鸞鵲錦囊盛之繡銘于上曰兩
心如石萬載靡斁本傳

梁鱧母秦氏大雨中見火光自天降中躍一物赤
色形若鱧飛入室中即不見是夜生鱧故名鱧及
長從孔子游賈子說林

蠶最巧作繭往々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

寐私傍壁孔中視隣家蠶離箔明日繭都類之雖
眉目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似愁女蔡邕見之厚價
市婦縑絲製琴絃彈之有憂愁哀動之聲問女琰
琰曰此寡女絲也聞者莫不墮淚賈子說林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
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為休文昭略入夢耳父
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既合而
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

恒引蜜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興富甲里
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誠齋雜記
蘇紫驚愛謝耽尺尺万里靡由得親遣侍兒假耽
恒着小衫昼則私服于內夜則擁之而寢耽知之
寄以詩曰蘇娘一別夢魂稀來借青衫慰渴飢若
使間情重作賦也應願作謝郎衣謝亦取女袒服
哀之後為夫婦玄散堂詩話
窈窕每得張手札必避人于帳中觀之積之盈笥

名帳中集張以為類蔡邕之讀論衡私呼為女伯
喈窈窕有詩云數行心事鯉魚傳輕放金鈞繡帳
懸不是嬌慵貪畫臥衆中無處看花牋本傳
遠飲姚氏酒酣假寐月華命侍兒進以合歡竹鈿
枕温涼草文席皆月華閣中物也本傳
殷願夜夢牛皮上有二玉又有赤玉在其上其子
年十六解曰牛皮草也二玉是圭字是鞋字也赤
朱色朱玉珠字也大人當得珠履乎果然誠齋雜記

女仙曉暈能釀游仙酒飲之而臥夢歷蓬萊赤水
遇安期王喬王母飛瓊之屬採芝為車驅龍為馬
無所不至又覩金書玉簡字光灼爍多至言妙道
初覺不轉身尚能記一二策時有梵語者則不能
記耳今人有游仙呪曰果齊寢炁八垓台戾如律
令勅誦七遍書符酒上飲臥亦能如是玄虛子仙志
先君子言昔有少年博洽典籍其兄為商遠歸攜
一鳥卵問其弟曰鳥卵皆圓此獨方何也少年曰

鳥卵而方有白無黃破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見

成丁百鳥志採蘭雜志

水仙子為南溟夫人侍者手恒弄一圓石如鳥卵
色類玉後以贈青霞君青霞君以為經鎮一日誦
陰符經忽大風雨其石裂破有一虫走出狀若綠
蠅就硯池飲少水乘風南飛去蓋龍也石隨合略
無縫痕修真錄

鶴一名仙子一名沈尚書一名蓬萊羽士採蘭雜志

試鶯自言能作獨自舞宋遷求其一舞而不可得
因呼為羊公鶴真率齋筆記

卓文君閨中庭內有一井文君手汲則甘香用以
沐浴則滑澤鮮好他人汲之與常井等沐浴亦不
少異至今尚存即文君井也採蘭雜志

張牧過黔蒼山拾一圓石徑寸明于水晶映月視
之則有綠樹陰上下有一女子坐繩床觀白兔搗
藥兔不停杵樹葉若風動女子亦時以手拂髮

髻或微笑意其為嫦娥也一夕召客看月出以視
之忽躍入空中明于月不知所之採蘭雜志

等師勸修淨土以信為入門之要一切世法亦不
痛禁第云勿談人過飲酒不至醉茹葷不至殺生
房室不至干邪治本業有餘暇隨地閉目端坐心
念佛號目觀佛容一年半載後念觀稍熟即行住
坐臥皆可為之至于夢中亦得見佛此乃必成之
驗也此僧又有奇術與人共坐靜室能攝其神共

游安養境界大都與阿彌經所說彷彿是人既神
游一二次則夢中所見往來類之其夢游既多則
臨終靈性自無他往必西方無疑也由是從者甚
衆皆得往生大有奇驗至有見形報其家者然則
淨土之說固可不信乎 安養記
有女子卸冠者奉觀音大士甚肅比丘尼往勸
其修淨土云當作觀音觀上其法身愈大愈妙自
此夜恒夢見之然甚小若婦人釵頭玉佛狀一日

其天寄一玉觀音類夢中所見自是奉之益篤

禪林

實語

大曆中有一奇童某能詩性至孝讀書處供觀世
音兩尊平明焚香禮大士為父母祝釐踰年兩大
士俱現形摩奇童頂曰汝勉終此志吾默祐汝倏
不見因名其所居室曰三觀齋文思大進 禪林實語
南水晶極佳者不分厚薄映空若無昔季少君謂
武帝曰甲帳仙妹有欲現形與帝見者第云世人

濁氣不可得近必齋戒封閉殿門以須我當升于
殿上空中一見耳及期請帝見于殿前于殿屋上
見仙妹凌空而上足懸三尺身被五絲繡帶飄飄
容色媚秀世所未見帝拜之仙妹袖中出登字篆
書擲下與帝其言多秘帝于是愈益思盡見諸神
仙矣後有人言少君以水晶設機令其上可以立
人使一女子習之著男服匿入殿中及期如法行
之帝謂真仙妹也少君岡上大都此類上終不察

焉 賈子說林

貞元中有周存者性喜放生嘗放一鯉魚戲為詩
極佳陸贄稱之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
入試上題為白雲尚空盡詩既成苦于無結忽憶
鯉魚詩固改二字云倘若從龍出還施潤物功遂
得通籍 林下詩談

楊景猷有文燕香爐 採蘭雜志

方喬既與紫竹遇一覩其狀更不可見盡夜思

面貌恍惚中心拂鬱每入閨闈見賣美女圖者輒
取視真其有相肖者或狹邪妓館無不留意用計
萬端竟無其人終日悲嘆幾成痼疾有寄情詩曰
眉如遠岫首如螭但得相思不得親若使畫_五圖
軟障何妨百日喚真上一日過一道士出一錦囊
內有古鏡謂喬曰子之用心誠通神明吾有此純
陽古鏡藏之久矣今以奉贈此鏡一觸至陰之氣
留影不散子之所遇少女至陰獨鍾試使人照之

卽得其貌矣然後令畫工圖之何有也所留之影
伺此女一得陽精影卽散去他物盡然又戒喬不
可照日一照卽飛入日宮散為陽氣矣喬試之果
然紫竹以白玉盤螭匣宝而藏之鏡背有篆書云
火府百鍊純陽宝鏡 本傳

昔有一士人與隣女有情一日飲于女家惟隔一
壁而無由得近其人醉隱几臥夢乘一玄駒入壁
隙中隙不加廣身與駒亦不减小遂至女前下駒

與女歡久之女送至隙復乘車而出覺甚異之視
壁孔中有一大蟻在焉故名蟻曰玄駒賈子說抄
南蕃白胡山出猫暗極多且佳他處不及也古傳
此山有胡人徧身俱白素無生業惟畜一猫死
埋于山中久之猫忽見夢焉曰我已活矣不信者
可掘觀之及掘猫身已化惟得二暗堅滑如珠中
間一道白橫搭轉側分明驗十二時無誤與生不
異胡人恠之夜又見夢云埋此于山之陰可以變

化無窮中一類赤色有光者吞之得仙胡掘得遂
集山人置酒食為別及吞即有一猫如獅子負之
騰空而去至今此山最多猫暗猫暗一名獅負仙
女上玄宗獅負二枚即此玄宗藏于牡丹鈿合中
以驗時志奇
文士冠有文章好讀書鑿壁懸梁無以踰也嘗有
客過稱雲來頂上謝臨風懷中出一書投之曰習
此始可以為文士之冠矣士冠覽而異之問撰者

姓名不告第援筆書于髹几曰彼何人斯三江之
右金鈞煌煌風吹草覆採蘭雜誌

前人著書多取名于本冊中如席夫所輯三卷

首載張茂先至瑯嬛福地歷觀奇書因名瑯

嬛記或以小說置之然豈可與虞初志陽羨書生

云同視耶其間如琴為暗香棋為鬼陣舞有

百華歌有多曲之類奇名奇事不可悉舉死

惟足飽貧腹即鍛月鍊年之藻匠亦未免醉心

矣向有新安黃氏刻本載枝指生序無頗病
吾邑氏懌先生私為帳中藏更有先達為丙
先生解嘲云此皆文士常態何如傳其書隱其
序與海內博雅公諸人者共快云湖南毛晉洩

援引四十九書附記

玄觀手抄	誠齋雜記	謝氏詩源	採蘭雜誌
修真錄	禪林實語	賈子說林	真率齋筆記
成都舊事	博物志餘	致虛閣雜俎	姚月華本傳
玄虛子仙志	玄玄子	玄散堂詩話	李女別傳
林下詩談	志奇	文苑貫珠	音棠集
膠葛	臥游記	二酉餘談	丹書記
淨土節要	魏生禁殺錄	上池編	子真雜抄
			續古今註
			文粹拾遺

虛樓續水事詩

姜窈窕本傳

灌氏本傳

紫竹本傳

李易安外傳

安養記

下黃私記

姚鸞尺牘

續傲告

續列仙傳

妙觀雅言

子真古鏡記

梅喬先生藏方

余皇日疏

修竹閣女訓

江湖紀聞

子真畫譜

實菴紀聞

金剛鑽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